

文體明辯

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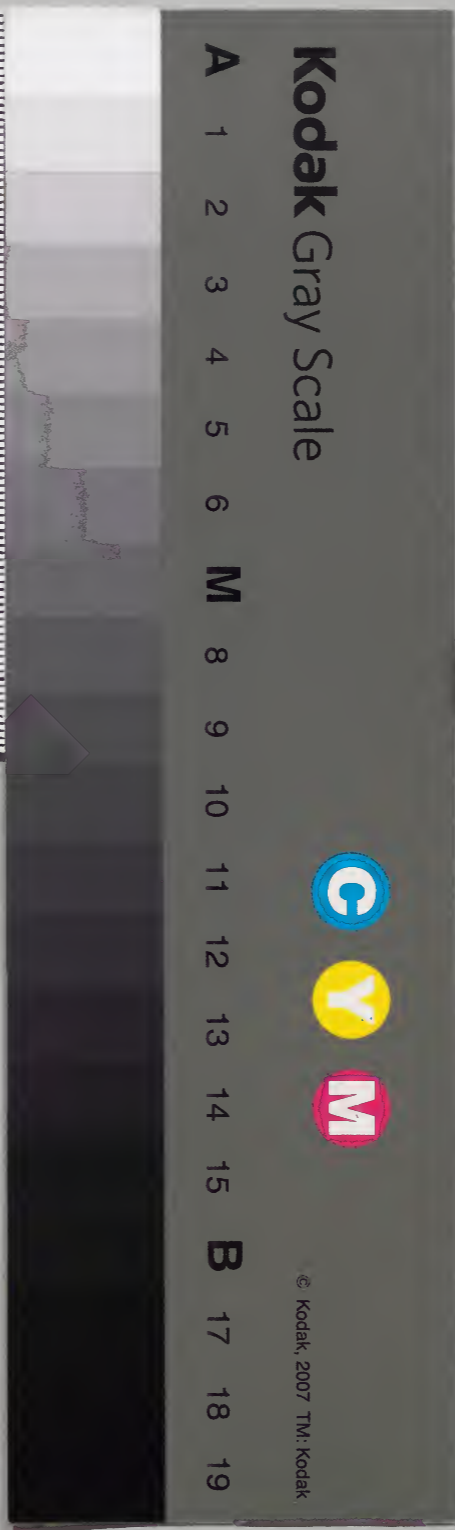
7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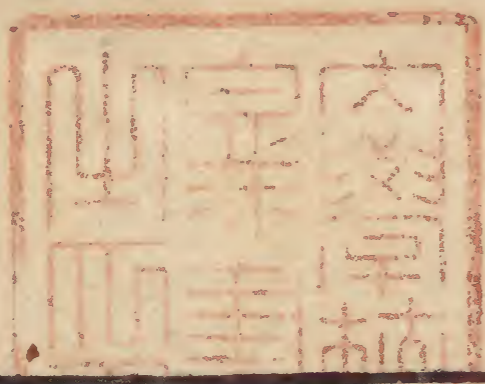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文章類	函架	冊號
六	二	三	五
二	一	三	八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三	四	六
二	九	一	七
二	八	一	七

內 閣 文 庫			
漢	冊	架	函
六	二	三	五
二	一	三	八
二	九	一	七
二	八	一	七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6122	
冊 數		78	(46)
函 號		362	30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辯

按字書云辯判別也其字從言或從辵蓋執其
言行之是非真偽而以大義斷之也近世魏校
謂從刀而古文不載未敢從也漢以前初無作
者故文選莫載而劉勰不著其說至唐韓柳乃
始作焉然其原實出於孟莊蓋非本乎至當不
易之理而以反復曲折之詞發之未有能上者
也故今取名家諸作以式學者其題或曰其辯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三

或曰辯某子河東集載辯鵲冠則隨作者命之實
非有異義也

桐葉封弟辯

唐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叔虞戲曰以
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
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
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
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
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
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

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
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
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
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
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
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
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
貌小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
家封唐叔史佚成之宋謝枋得曰此篇七節轉換
意句向句著意無一字懈意亦子厚得意之文也

論語辯上篇

唐柳宗元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必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參老而死，是書記曾參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參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參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

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辯晏子春秋 晏子名嬰其書十一篇

唐柳宗元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

出墨子其言問秦及古治子等尤恠誕子孫捷田
子事景公而無禮景公曰言於公餽之子孫捷曰吾持楮而再搏乳虎可
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
桃古治子曰吾嘗從君以濟河有一電銜右驂以
入底柱之流潛行水底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
寵而殺之左牽馬尾右挈電頭鶴躍而出可以食
桃矣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
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及其桃契領而死古治
子曰二子死之吾獨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
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
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
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宜列
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諱辯

唐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
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
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也字無和而唱之同然一辭
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但得罪愈曰然律曰
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
稱徵徵在孔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
禹與兩丘與蒞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
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
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久乎夫諱始於何

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
 不諱文王名昌詩曰克昌厥後孔子不偏諱武王名發詩曰駿發爾私名
 若曰宋不足徵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康王
 又曰其在斯劍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皙若
 昔者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
 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
 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
 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
 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也太祖名虎
 世祖名隆基唯官官妾乃不敢言諭代宗名豫及機

近玄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一作行事宜何所法
 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
 舉進士為可邪無邪字不可邪凡事父母
 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
 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
 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
 比於宦者一作官妾則是宦者一作官妾之孝於
 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宋謝枋得曰此辯
 一篇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為兩可之辭而待
 智者自擇文是一樣文法也愚按篇中辨嫌名獨

詳蓋當時正以晉進二字為犯諱也又按治天下則讀作平聲與雉字不同音天下治則讀作去聲乃與雅音相嫌耳豈公亦一時用之而不及詳歟

按字書解者釋也因人有疑而解釋之也揚雄始作解嘲世遂倣之其文以辨釋疑惑解剝紛難為主與論說議辨蓋相通焉其題曰解某曰某解則惟其人命之而已雄文雖諧諷迴環見譏正士而其詞頗工且以其為此體之祖也故亦取焉此外又有字解則別附名字說類此不混列

獲麟解

唐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載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也唯麟不可知也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白麟之所以為麟者

麟之為靈昭昭也

詠於詩書

雜出於

以德不以形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有也字一有哉字○宋朱熹曰此文見東川而作也宋遠孫曰關雎之應實無麟而實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復讎解

宋王安石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千有司各脩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

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怒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

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久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

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已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解朝參用漢書

漢揚雄

哀帝時下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朝雄以玄之尚自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雄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為衆人之網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音杭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竒出

策上說入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
從一衡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踈也分布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
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具反然而位不過待
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
拓落耦不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
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紐羣鹿爭逸
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并為戰國叶越逼反士
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
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音陪壁也音陪以遁是

故駟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
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駒塗北方東
南一尉西北一候叶洪徽以糾墨制以鎖鉄散以
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
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
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同戴繼垂纓而談者皆
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
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厓渤澥之島乘也鴈集不為
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

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范姓存而越霸五殺古拉而
 奚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字而
 危穰侯魏冉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
 非蕭何曹參子房張良平陳勃樊名霍名則不能
 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
 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
 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管仲管或釋褐而傳
 寧或倚夷門而笑侯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
 不遇孔子或立談間而封侯薛公或枉千乘於陋巷齊小
 臣或擁帚彗而先驅鄒衍是以士頗得信讀曰其舌

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
 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
 見疑行殊者得辟罪法也是以欲談者死屈也舌而固
 閉聲欲步者擬疑也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
 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
 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抗疏有言觸犯者帝報
 也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叶
 碎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入質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妄有搏執也者亡默默者
 存緣反位極者宗危目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

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轉法音聽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各反世異事變人道不殊音聽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上音子乃以鷓鴣而笑鳳凰執蠓蚘也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與希鵠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滂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曄魏之亡命也折脅摺脛音免於徽索翁有蹈背扶服音同入囊激印音讀曰萬乘之主界也涇陽音秦昭音稷侯而代之當也音其際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亢音抗其氣

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音黃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音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音其言得也呂刑靡散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宴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滂之說於金音張音許音史音之間則狂矣夫蕭音規曹隨留侯音張音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砥

墮唯其人之膽智哉唯言非也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
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
時則凶若夫蘭生如名相收功於章臺秦臺名四皓采
榮草木於南山公孫弘名創業於金馬名門驃騎霍去
發跡於祁連地名司馬長卿如名相竊貲於卓氏東方
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
獨守吾太玄

進學解

唐韓愈

唐書本傳云元和八年公再為國子博士
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
喻執政音其才改此
部郎中史館脩撰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一作諸生立館下誨之曰
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
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去聲小善者率
以錄名下藝者無不庸方反爬羅剔抉刮垢磨光
蓋有幸而獲選執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
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
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吟一作於六藝之文手
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一作事者必提其要纂言
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一作膏油以

繼畧怕兀兀一作以窮年先生之於字有業可謂勤
 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
 緒之茫茫一作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
 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有字無勞矣沈浸
 醲釀一作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
 姒舜禹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信屈聳牙艱澀春秋
 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
 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一作德
 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
 通於方左右具宜一作且先生之於為為字無以可

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政前
 躡一作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一作竄南夷貞
 御九年公為監察三年博士穴不見治命與仇謀
 取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一作登而妻啼
 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無反教人
 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太木為杗大梁細木為桷
 椽柱榑柱榑柱上侏儒稅椳戶闌門居關牡牡楔
 木也門兩旁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王札
 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
 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

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所適列及者
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
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太論是弘以興逃讒于楚廢
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律及絕類
離倫優入聖域其遇進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
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聲文雖奇
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
俸音義同錢歲靡廩粟積及子不知耕婦不知織
乘馬從聲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與窺陳
編篇以盜竊之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

斥非其實字幸歟其利哉非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
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
匠氏之不以杙音也為楹柱也而訾醫師以昌陽引
年欲進其豨楚為豨呼苓也
釋

按字書云釋解也文既有解又復有釋則釋者
解之別名也蓋自蔡邕作釋誨而卻正釋譏皇
甫謚釋勸東哲玄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
過遞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

乃能追配文而免於蹈襲之陋即此二篇亦
可以備一體矣故特錄而列之

釋誨有序

漢蔡邕

間君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
崔駰之徒設以自通乃斟酌羣言寔其是而矯其
非作釋誨以戒勵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白胡元老之稱老曰蓋聞聖人
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
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伊尹名有
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宓子威有清商之歌

百里名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

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
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
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
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庶清
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
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
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
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路俛
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

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昧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
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
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
子謬所六及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
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義皇之洪寧
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
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阨同
也君臣土崩上下瓦解也於是智者騁詐辯者
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
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秦頰或談

崇朝而錫瑞珪趙虞連衡者六印磊落儀張合從者
駢組陸離秦蘇降貴翕習積富無涯儀音據巧蹈機以
忘其危夫華離帶而萎條去幹而枯女治容而淫
士替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
亦芽速速方也並天當作天殺是加欲豐其屋乃
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
耦耕顏歎抱璞遠瓊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
渠驂乘逝而遺輕棄輕細之夫豈傲主而替國乎
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
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而白露凝

文選月詩卷四十三

十一

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
 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音降隱天之高
 拆音組音同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不音泯音庶類
 含甘吮滋檢不合之羣品躋之乎雍熙羣僚恭已
 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
 濟多士端委縉紳也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
 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
 為之索賢人也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
 于戈戢檢仇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
 其有事也則簞笠並載環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

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
 闕子暫御之族天降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
 位自從攝須臾理理餘官委賈其進取也順頌轉
 圓不足以喻其便遂巡放徒不足以况其易夫夫
 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
 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
 持盈榮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也焉不失所寧
 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
 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
 脩路慕騏驥而增驅區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

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赴音下獲熏膏
 之辜高受滅家之誅遇音前車已覆襲軌而騫曾
 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音其若是之反天
 高地厚踣而躋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
 必慎厥尤之反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
 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申百萬非一勇
 所抗聲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
 累堯湯乎懼煙炎同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
 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實則
 望舒朏音窈晦而朏侯主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

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
 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虛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
 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
 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
 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
 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
 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下千載之運應神靈
 之符闔閭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
 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詩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
 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祗見

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
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
天所誘也汗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
語蒼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
於衡軌倕氏興政於巧土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
享土於善園駘狼驪取右也於禽肉言父畢精
於筋角依飛明勇於赴流軼蛟壽王姓吾創基於
格五博塞也東方朔要幸於談優上官桀效力於執
蓋弘羊姓桑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
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俛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

晉書卷之三

釋

七

揚衡眉目之間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
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
亭亭孤峻貌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取
翩翩而獨征

釋言 以言自釋也

唐韓愈

元和憲宗年號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
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名綱公賜之坐且曰吾
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
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
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

文選詩卷之三

釋

七

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無字無讒於相國之
 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
 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
 同遷于南者凡三人愈及張署李方叔獨愈為先收用相
 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
 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右左者多矣皆憚而莫
 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
 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
 子之宰相字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

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東帶執
 笏立士大夫之行音杭不見斥以不自幸矣其何
 敢教於言乎乎字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
 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久無相先
 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弱於才而
 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
 敢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
 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
 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歟字既累月
 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名吉甫與

襄公名也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作君則與天子爲心齊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惠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當沒又嗾市有虎而曾參殺之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

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通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旣累月上命季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季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

春秋評卷之三

釋

三

宰相一作相國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教宰相又教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問對

按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其名既殊其實復異故各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遠古篇之類是也今並錄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諭宋劉敞有論曰答曰應宋柳宗元錄今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

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於左傳史漢諸書後人倣之乃設詞以見志於是有問對之文而反覆縱橫真可以舒憤鬱而通意慮蓋文之不可闕者也故採數首列之若其詞雖有問對而名入別體者則各從其類不復列於此云

晉問

唐柳宗元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掩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壩若化若遷鉤嬰蟬聯然

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
則騰突撐拒聳岬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
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
壓振振業業覩關蹀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
旋緣紆徐夷延若飛戴同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
稼則碩以植則茂叶滿反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
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
叶反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界西鄙
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潰濁糜沸雷鼉詭
恠于汨汨騰倒駭越委泊涯涘呀呷欲納摧雜

失墜其所蕩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
撼鶴鶴一作于嶼崩石之所轉躍太木之所擢拔崩
坪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轡之
所負撞檣之所御鱗川林壑墮雲道兩瞬自而下
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
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
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
不在險此晉人之籍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太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
為棘為矛為鍛為鈎為鏑為鏃脫一字無為
為鏃為三字無為

文庫月力卷百三

周村

三三

鏃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裊裊一作
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
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
淋淋漓漓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
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
白日規為小鏢雲破霄踣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
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此四句韻未詳乃使跟超掖夾
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驚羣夷技擊節制聞
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
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

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
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為
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坳谷裂
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旣旣音
進溶溶紘紘鞞鞞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
或駝黥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旗旗幟之煌煌乍
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若江漢之水疾風驅
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上韻羣飲源槁迴食野赭
浴川颺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

觀其四散，恂恂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全躍千里，相角風驟，霧鬣斷山，扶壑耳搖，層雲腹捐，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鬪目相馴，聚洩更噓，昂首張齒，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螽集，啾啾漶漶，旅走叢荒，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樂鉞，以佃以戎，獸獲敵摧，三句韻未詳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才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洞內貞，潘汁也液不行，乃堅乃良。古韻通用萬土舉斧，以入必求諸岩崖之歌，傾澗壑之紆，縈凌噴屹之杪，顛漱泉源之淦，澄根絞恠，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柿音廢也填層谿，丁丁登登，礧礧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漰漰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嶮捐殺，摧碎塊，地震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鷓

鶴鷺鶴號鳴飛翔
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指危顛
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
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感匯流雷解前者
汨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
軒尾頃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
觸天既淳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擬
技而出林立峯崿穿雲蔽日渙然自挽復就行列
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士之指顧叢臺阿房長
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

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士患無士
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官室患無官室不患材
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禱斯祁
名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
電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
脩網亘山罽罽罽其間巨舟軒昂仡仡迴
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
龍吭拔鯨鱗戮白鼉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濱搜攪
流離掬縮推移梁會網感騰天彌圍掉躡擁踴以

文水月亦卷西三

二六

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
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擱奇文出恠鱗騰飛瀟而
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
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齧切莫保龍籍具
糝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失鯁鱗
鮪鯉鯁鱧魴鱖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
脫絃貝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飮腥
膏鳥鹵聞膾炙之美則掩鼻感頹賤甚糞土而莫
顧韻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
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者也人之賴之與穀
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
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勻兮渙兮鱗鱗
邏瀾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交灌互澍若
稜若股委屈延布脉寫膏浸漑濕滑汨韻未彌高
掩庫漫壠昆塊泱泱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瀾
瀾霈濊偃然成淵潏潏然成川觀之者浩浩之水
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媪不
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
白皚晶冪冪奮價離析銀圭椎瑩眩轉的樂乍似殞

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雹碎龍從增益大者印累
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岳日晶熠煜螢駭電
走百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斂合集舉而堆之
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乎濤乎狂山太白之淋漓
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贏牛馬之運
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
醜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鈎兵食以征以貢其賚
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
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邪雖然此
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果

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
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
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
裂魯鄭震怒定周于温奉冊受錫來輔糾述以為
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
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
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
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
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庭之堂九几

文公自齊來百三

周十

三十一

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
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
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
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
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
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
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
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
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擣他人之
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

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

河東河
南河北

古帝王之更都焉

唐都河東
殷都河內

周都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
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
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
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寔時雍之美
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傲戒之訓，故其
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
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
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

有知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
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關謀則通於遠而周
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
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
先生之誼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
焉也按此篇首言山河其二曰兵三曰馬四曰
拜受賜五曰魚六曰監七曰霸業而以堯之遺
風終焉蓋效枚乘七發而作以
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也

對禹問

唐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

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
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
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
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
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
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
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
慮後世曰禹之慮民字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
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
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

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
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無
字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編作禹
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
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
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
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
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
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愚溪對

唐柳宗元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
予使予為愚邪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
邪予聞閩有永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漚泄藏
石走瀨連臚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
久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
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
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素有水掎泔泥洳撓混沙
礫視之分寸如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舍
涇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
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弱惡六極

也濁臭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寔者
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
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
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
豈終不可革邪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
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且汝不見貪泉乎
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且思以兩
手左右攬而懷之豈泉之實邪過而往貪焉猶以
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
名不可得矣夫明主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

通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
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
黜伏者且侵侵以遊汝聞聞丑禁反馬以守汝汝
欲為智乎胡不吟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
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
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
而猶以為誣寧有說邪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
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
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澗汝之所流不足以
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

文依明辨卷四十三 附錄

裘我締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胃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汗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難蜀父老參用史記漢書文選本

漢司馬相如

武帝時相如使蜀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以為事已行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百姓知語難之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漢興七十有八載元光也德茂存乎六世高惠呂也威武紛紜湛讀曰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吐音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符存印舟駝符印蜀郡西部也略斯輸名國舉荀蒲種也軌還轅東鄉讀曰將報報天子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

羈縻勿絕而已今罷讀曰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
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
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印笮西燹之與中國並也
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
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
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
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
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
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
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
水沸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
后氏威之乃堙洪源決江疏河灑音斯沈澹安災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安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
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足繭無腋毛也小膚不
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決乎于茲且失賢君
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璫璫拘文率俗脩誦習
傳當世取說讀曰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
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
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
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夷狄殊俗之
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
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
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
孤為奴虜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
仁焉德澤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

二骨曰矣者四十三
一則差

三十四

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字古庚夫為之垂涕况乎
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誦
責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
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名水微若名水荆郡鏤靈山梁
孫名水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
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支音福
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華叶的反
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
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

通書卷之三
一則差

三十五

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
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
頌上咸五咸皆也與下登三王觀者未覩指聽者
未聞音猶鶴鵬大鳥名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
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
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
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敬罔失志靡徙自抑遷延
而辭避

答客難

參用漢書文選本

漢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都卿

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
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
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
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待
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
容居其故何也東方朔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
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
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
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疆

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
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
下震懾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
安於覆盂天下平均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
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
得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
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
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
後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
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

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
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當雖有聖人無所施其
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
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
公體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
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
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
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
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之謹議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

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
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
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纆充耳所
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
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
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
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
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
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余哉若失燕之用

樂毅秦之任季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
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
遇其時也子文何恠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
海以筵音廷小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
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臚音精助之襲狗孤
豚之咋音客反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
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
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賓戲

從漢書

漢班固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
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去聲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誥之治棲棲皇皇孔子席不煖墨翟突不黔也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讀曰道德莫限反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滄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景影駭聞之者嚮讀曰震徒樂枕經籍書紆屈體衡

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申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門上無所蔽下無所親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豪通毫芒之內潛神默記恒二賜反以年歲然而器不賈音於當已謂及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擄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虛主人道古收字爾而咲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音奧奧室東南隅為突之熒爛未印讀曰布矢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虓呼反闕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颯電激

並起而救之其餘森飛景附煜書貌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也朽摩鈍鉞力皆能壹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術人散之亡命漂也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三王三霸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據微乘邪乘邪僻也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皆既

三十一

三十一

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虛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非名設辯以激君臣不名韋行詐以賈音國說難既首也其身迺囚秦貨既貴厥宗亦隳同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太漢灑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絃恢皇網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同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稟節太和枝附葉著直略譬猶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同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

三十一

三十一

者苓零落參木墜古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
 哉今吾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欲
 從旄敦音毛堆而度高虛泰山懷沈音泉而
 出曰而測深虞重淵亦未至也虞曰若失鞅斯之
 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
 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虞丰人曰何為
 其然也昔咎繇謀虞箕子訪周言通帝主謀合聖
 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威激
 聲於康衢五達曰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牛斤反下
 也皆埃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音故能建必

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名優繇游新語
 以興董生仲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
 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音君之門闥究先
 生之壺奧婆娑虛術藝之場休息虛篇籍之囿以
 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虛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
 其亞與若迺夷伯抗行於首陽惠柳降志於辱
 仕顏名耽樂於簞瓢名終篇於西狩指春秋聲
 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
 陽天墜之方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
 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讀曰已味

道之艘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蘇字古和氏
 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厚歷世莫砥
 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
 龍之有翼潛於潢汙魚鼉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
 風雲超忽荒而踳音戰以足顛蒼也故失泥蟠而
 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伯曠清耳隨之珍也
 皆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迺牙伯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
 人二巧推也巧於斧斤良姓王樂伯能於相相馬同
 鳥獲抗力於千鈞蘇鵠醫也發精於鍼石研也

號詩倪亦桑名弘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
 彼列故密也爾自娛於斯文也

文選卷之三

月計

四十二

三層目新考四三
一層目

日
月
星
辰

教正字加朱

